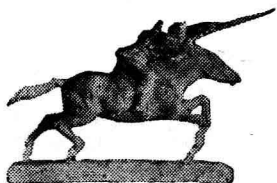


台湾来的漁船

短篇小說集

台湾来的漁船



解放軍文艺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九五八年部队优秀短篇小说选集，共收入《受欢迎的列兵》、《工程师讲的故事》、《同心结》、《台湾来的渔船》等十三个短篇小说。它们的作者车如平、朱定、邵国明、杨旭等都是该部队大跃进中涌现的新作者。

这个选集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有激动人心的海防、空防斗争故事；有军官下连当兵，军官家属回乡生产等新颖愉快的部队日常生活故事；还有富有边疆色彩的军营生活，军民关系以及歌颂中朝友谊和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故事。

这些作品大部热情饱满，短小精悍，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积极的教育意义。其中有些作品形象地描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有些作品写出了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这些作品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曾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封面設計：刘 碩 仁
吳 建 堃

台湾来的渔船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定阜大街甲一号)

字数9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2}$

1959年1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6次印刷

印数168,001—318,000册 定价(3) 0.41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二零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不受欢迎的列兵”	車如平	1
李素梅	車如平	16
工程师讲的故事	朱 定	31
葦湖老人	朱 定	44
荒原風雪	李 魂 欧 琳	55
風雪边境	碧 野	68
央 金	刘 克	78
曲嘎波人	刘 克	87
同心結	李大我	96
有远見的人	邵国明	111
台灣来的漁船	楊 旭	120
休 息	王愿坚	136
葵 花	李月潤 郎 毅	146

“不受欢迎的列兵”

車如平

一

已經是晚上七点钟左右了。后天就要进行冬季山地夜間战斗演习。首先，一百二十华里的路程，必須在大后天一宿走完，所以这时全連都正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突然，連值日員通知班长到連部开会。

“真是！下午才开过班以上干部会，現在怎么又开？”六班长何現武一边往連部走一边考虑着。他心想：“自己班的准备工作虽說已經做好了，但是二班和九班写来的挑战书，班里还没有研究，正准备开个班务会討論一下，在应战时把他們提出的条件再提高一点，連里却偏偏在这时候开会。”他走着想着不觉来到了連部門口。

当他走进連部會議室时，班长們都已經到齐了。指导員宣布了开会以后，便对大家說：

“明天軍里的黃助理員要到咱們連里来，大家都認識他，就是去年來咱們連帮助工作的那个中尉黃誠同志。他这

次來咱們連是下放當列兵來的！”他說到“列兵”兩個字時咬的特別重。大家聽他這麼一說，臉上的表情一下子全變了！一個個睜着驚奇的眼睛，懷疑地望着指導員，誰也弄不清是自己聽錯了，還是指導員說走了嘴。但指導員又緊接着清楚地說：

“現在大家研究一下，讓他到哪個班里去合適，人家可是專門來咱們連鍛煉的，誰歡迎他到自己班里去可以自報，然後大家公議。”指導員說完以後，便坐下來等着班長們發言。

但是，一分又一分鐘地過去了，房子里卻是一片沉寂。班長們一個個大眼瞪小眼，你望我，我看你，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站起來表示態度。看表情就好像誰把一個沉重的包袱丟在他們面前，非立逼着背起來不可，他們卻又實在不想背它！又過了一會兒，二班長站起來發言了。他說：

“中尉當列兵，班長是中士，這我可是第一次聽說的奇事兒。咱們部隊上可不比地方上，再大的幹部都可以放下去直接參加生產。咱們有軍銜在那兒擺着哩！這可不好領導。我就說這些，完了。”

二班長發言以後，以下發言的意思都大致和他差不多。不過其中有幾個人提出了兩個建議，一個是：讓他到自己班里去也可以，不過正在這個快演習的節骨眼上可不行，要來，得等到演習以後來；另一個建議是：干脆讓他當連里的副指導員，大家保證熱烈歡迎。

所有的班長們都發過言了，只有六班長何現武還沒有

表示态度。大家都望着他，心想他也一定不会欢迎自己班里有一个“中尉列兵”的。但他却站起来說：

“让他到我們班里去吧！”

大家听了他这句话以后，除了指导員臉上帶着一絲早已預料到的微笑以外，其他人都覺得六班长这回可是考慮得不周到。

“好吧，就让他到你們班里去！”指导員站起来严肃而恳切地說。接着他又問其他的人：“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班长們几乎是一个声音回答的，都覺得这下子这个包袱可不要自己背了。

“那么現在我們就这么确定了！”指导員在这次說話时臉上帶着一种明快而又深沉的微笑，看看大家，然后有些意味深长地說：“等着瞧吧，一定会有人后悔的！”

大家不由得笑开了，这下子可把六班长給搞楞了，不明白指导員是不是說的自己，大家是不是笑自己不应当这么做。

当天晚上这件事就傳遍了全連。大家都替六班长耽心，覺得这个列兵可不比平常，尤其是吃苦性和服从性这两方面，会不会象其他列兵一样。二班长和九班长也覺得，这回自己班和六班挑战，六班可不会象从前那样，总是战胜者，好象紅旗專門是給他們班定做的一样。这回演习一定能把它夺过来的！

二

黃誠是昨天下午來到連隊的。當時就受到了全連的熱烈歡迎，以及六班的热情接待。下午，班里的同志們便幫他做演習和行軍的准备工作，根本就不讓他動一下手。黃誠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決定今後自己一定也要以同樣的热情回答大家，在各方面決不能讓大家失望。可是事情並不象他自己所想的那麼順利。

昨晚上熄燈後的第二班哨已經換下來了。黃誠躺在士兵雙層床的底层，翻來復去總是睡不着，因為他太興奮了。

黃誠睡不着覺，早上他一來到連隊時的情景重新浮現在腦子里：當時同志們是多麼熱情啊！一走進連部辦公室，指導員見他走熱了，不等敬完禮，便替他摘帽子，並且吃驚地望着他才剃光了的頭說：“昨天《國防前綫》報上已經公布了，士兵可以留頭，你怎麼把留了十幾年的頭髮也剃光了！”說着便一隻手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另一隻手拍着他的肩膀，望着他的光頭和領子上的列兵軍銜，望着他背着的和戰士們完全一樣的、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臉上帶着喜色，眼睛里閃着光芒，神情看起來有些激動。自己當時雖說態度不大自然，臉上有些發燒，但覺得下到連隊給同志們的第一個印象還不錯。

黃誠想到這裡，突然覺得同志們對自己的態度還有問題，尤其是班里的同志們全把自己當客人看待，這一點在班

长和副班长身上表現得更明显。接着他又想到来連队吃第一頓飯时的情形，本来全連同志大部分都认得他，可是大家却象看才嫁过門来的新媳妇那样，整个飯堂里的人，都尽拿眼睛瞟，弄得連吃飯的动作都不大熟练了。从大家所送来的目光里看，除了好奇和敬佩以外，还多少带着些不信任，或者說还有些輕視的成分。这真和来时首长讲的一样：“这回下到連队，不但上級在关心着你，所有的同志也都在关切地注意着你。这就要求你要經得起鍛炼，让大家看看我們的軍官，真正是也能上也能下，同时还要給以后下放的同志們作出示范来！……”他想着想着又重新下了决心：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要把自己鍛炼成一个又紅又专的軍官。

突然，誰在外面把門慢慢地推开了。原来是带哨的班长，輕輕地走进門来，悄悄地喊着睡在黃誠右边的一个名叫王建国的战士，接換第三班哨。这些事情对黃誠來說，都是非常新鮮的，便在暗中留心着他那种象猫一样的靜悄悄的动作。

第三班哨下了。黃誠还是沒睡着。

带哨的班长又来叫哨了。不大一会儿，王建国下了哨躺在床上就香甜地打开了鼾声，黃誠心里开始着急了，誰知越着急就越睡不着，便在脑子里悄悄地数着“一、二、三、四……”数了好久还是不見效，心一橫索性不数了。于是又考虑着如何給自己的爱人和朋友們，写下放以后的第一封信

……

直到第四班哨換过以后，黃誠才不知不覺地入睡了。等

他一覺醒來，睜眼看時，班長正站在他的床邊，默默地望着他。他一下子從床上爬了起來，一邊穿衣服一邊看看房子里其他同志，這時大家早已着好了裝，正紛紛往門口跑去。還不等黃誠穿好上衣，出早操的號音就響了，他急得身上直冒汗，臉紅得象柿子一樣，手忙腳亂的只顧穿衣服。當他抬眼看班長時，班長已經轉過身往門口跑，一邊跑一邊扭轉頭對他說：

“今早上你別去出操了，在家幫王建國同志整理內務吧！”

黃誠這時痛恨自己，只是低着頭，紅着臉急急忙忙地穿衣服。他覺得王建國正用着一種鄙視的眼光瞟着他，好象還在說：你這個懶骨頭，頭一天到連隊就表現不好，把早操也給睡耽誤了。

這天一整天黃誠都不敢正眼看大家一眼，他覺得大家已經瞧不起他了。當他每遇到一個同志的目光落在身上時，便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幾千斤重的壓力，向自己壓了下來。

最使他感到難受的是：下午班里討論向二班和九班應戰的問題時，有的同志提出來，把應戰的條件再提高一點。可是班長和副班長却不贊成，還說現在班里的情況變了！這不是明顯地指着自己說的嗎？因為班里有了這麼個睡懶覺連早操都誤了的傢伙，班里的情況當然變了。他想到這兒更覺得後悔不及，為什麼早上自己就沒有聽見起床號呢？回想起來，自己在機關里好幾年，也從來沒有誤過一回早操呀！可是這回卻偏……

其实黃誠对班长不贊成提高应战条件的思想猜錯了。因为六班长在前天連里开班长會議时，把这件事情就确定下来了，不然当时他也不会說“让他到我們班里来吧！”六班长那天决定不提高应战条件的主要原因是，覺得黃誠过去从来没有过战士生活，尤其是馬上又要演习，他是会有些吃不消的！因而班里就得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照顾他，所以决定不提高应战条件。这一点不但黃誠不理解，就是二班长和九班长也和黃誠的想法一样，覺得过去不管哪个班向六班挑战，六班总要把提出来的条件再提高一点，可是这回他們却不敢提高了。哼！班里有了这么个列兵，他还敢提高，头一天就表現得这样，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哩，条件提的越高，将来丢人越大！除了九班长和二班长，其他班的一部分同志也这么說：

“咱估計的怎么样？六班的紅旗該到咱們班来了吧！”但也有同志反对这种說法，反駁道：“可先別这么說，不能从这一点上就肯定人，还没有演习哩！”

但是大家却有一个統一的認識，这就是：黃誠才到連队头一天就表現得不大好！

三

夜里，天阴得很重，对面看不見人，北風一陣紧似一陣，看样子天快要下雪了。

黃誠和所有的战士们一样，背着背包扛着大枪，走在六

班的队列里。在他前面走的是王建国，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副班长刘兴华。黃誠自从早上出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以后，他决定要在今天晚上的夜行軍中，和今后的演习中把影响挽回回来。

部队大約已經走了四十多华里的路程，又接着翻过了一座大山。这时黃誠便覺得自己身上所背的东西越来越重，脚脖子也痛得厉害，棉衣的背上和腋下也被汗水湿透了。天气本来很冷，夜空里已經开始飄着雪花。但是黃誠却覺得今天的天气非常悶热，簡直不象是冬天。他口里直发渴，早把他出发时背的一壶水，喝去了大半壶。可口还覺得发干，但他沒有再喝，因为前面的路程还远着哩！

部队开始小休息了。他便把背包放下来坐在上面，擦了一把汗，一时凉風吹着，雪花一片一片落在他臉上，覺得真舒服。誰知不大一会儿，汗湿了的衬衣貼在身上冷冰冰的直钻心，又加着一陣陣刺骨的冷風迎面吹来，帶着雪花直往衣領子里钻，他不由得一連打了好几个冷顫。还算好，这时部队又开始前进了。黃誠才站起身来便覺得腿肚子发麻，脚脖子痛得象小刀在骨头里扎，真还不如不休息哩！走了两步才好了一些，前面的同志却偏偏又加大了步速，步子一陣紧一陣，簡直是在賽跑。

黃誠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拉着两条酸痛の腿，往前迈大步，突然一顆照明彈挂在了头顶。連长发出了防空警报，班长就下达了臥倒的口令。

黃誠趴在路边，借着照明彈的亮光，只見滿山遍野已經

鋪滿了白雪，雪花在夜空里旋舞着，被照明彈的亮光一照，顯得那麼稠密，就象千萬只不大的粉蝴蝶在空中飛旋，慢慢地落到趴在路邊的戰士們的身上，停住了。黃誠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美麗而帶有緊張的戰鬥氣息的生活圖景，真美極了！

部隊繼續前進，步子比以前更大，步速更快。頭頂上的雪也下得更大，公路上的雪積得已經有四五寸厚，走起路來就更加吃力。黃誠雙腳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每一抬腿，都覺得自己的腳腕好象要折斷了，腳掌落地時也象是有針扎着一樣的難受。但是一百二十里路才走了一半啊！他因為昨天晚上沒有睡好覺，上下眼皮還直打架，疲乏極了。他心想要是能躺在原地，睡上一覺該多好啊！什麼東西也不用鋪不用蓋，就在雪地上躺着也是好的。他一邊想，一邊一拐一拐地往前走，好象快要跌倒了似的。虽然是黑夜，副班長在他身後已經察覺了這一點，便走上去說：

“來，把槍給我扛吧！”

黃誠聽到這聲音，臉不由得刷地一下子發起燒來，又想起了早上那件丟人的事情，正要說“副班長同志我能扛動！”誰知走在前面的王建國這時也扭轉身來，一邊從他身上奪背包，一邊說：

“來，背包讓我背吧！”

黃誠覺得自己的臉燒得更厲害了，真比挨了兩下打還難受些。心里想：自己是下連來鍛煉的呀，就是自己的腳和腿走斷了，爬也要把這一百二十里路爬完哪！所以便死抱住

枪和背包不放。副班长和王建国又要了好久，見他还是死不肯給，也就算了。这时后面不知道哪个同志，突然打着竹板唱开了：

嗨！同志們，往前看，
黃誠同志走的欢，
六班副，錯眼看，
不該上去把路断。
軍官下連来鍛煉，
行軍算个啥困难！

这个同志才一說完，另一个又接了下去。一时你說我唱，好象这不是在行軍，而是正在开文娱晚会。黃誠听了大家說的快板以后，心里不由得一陣舒服，心想大家对自己的看法并不象自己所想的那样啊！脑子里一高兴，脚下便加大了步子，虽然脚、腿和肩头还和以前一样的痛，但是他却咬紧牙关，决定再不让身后的副班长看出自己的破綻来，他紧紧地一步不拉的跟在王建国后面。假如只看上身，他比王建国和副班长还有精神些。

又翻过了一架大山，接着部队用跃进的动作通过了一段“敌远射程炮”的“封鎖綫”。在通过“封鎖綫”时，黃誠咬着牙，用力跑，再用力跑，最后总算在上級要求的時間内跑过去了。他喘着粗气，坐在路边的雪堆里，等待着后面的同志。这时連长走上来拍着他的肩头說：

“你还行！”

黃誠沒有說什麼，但心里直想笑，他知道這是連首長對他的表揚，也是對自己看法的一個表示。他這才開始覺得自己是从政治机关下來的，過去又當過文工團員，今晚上不僅不能掉隊，而且還要把部隊的情緒進一步鼓動起來，讓大家更活躍，這才象回事情。但自己為什麼在開始行軍時就沒有想到這一點呢？這時全連都通過了封鎖綫，部隊繼續在前進。黃誠雖然覺得自己的腳和腿象要快分家了，但他還是用力的拉着自己的沉重的雙腿，一邊往前走，一邊趁着雪光注意着隊列里搶着幫助別人扛槍背背包的好同志準備表揚快板。正好，前面一個同志為了搶着幫助別人背背包，腳下一滑差一點滑倒了。黃誠就抓住這個事，編了幾句順口溜，大聲唱道：

叫同志，別着忙，

公路賽過滑冰場，

假若不是技術強，

管保你要睡雪床。

大家都笑開了，接着便有許多同志一齊喊道：“黃誠再來一個！”也有的同志喊着：“歡迎黃誠同志唱個歌好不好？”喊聲才落，幾乎全連所有的人又一齊喊：“同意！歡迎、歡迎！”

果然黃誠唱了個“二郎山”；唱了一個還不行，又接着唱

了两个。唱完以后他觉得口实在太渴了，便一边走路一边把水壶解下来。但在喝水时，水壶里的水已经冻了，没办法他只好抓了两把雪塞在嘴里，才觉得好了一些，便又编着快板、唱着歌。看上去他好象重新换上了一双腿和脚，好象方才差一点掉了队的并不是他。队列里有人开始低声地議論开了，有的說：

“看样儿还可以！”

“当然了，人家是从政治部門下来的，还能經不起这一点小鍛炼？！”

“先別那么說，今天这一关是快过去了，还有演习哩！”

东方发白了。雪停了。公路上的雪足足有一尺来厚。

黃誠到达目的地以后，吃完了飯，烤干了湿透了的棉衣，正要躺下来休息。班长却端来了一盆热水，让他燙燙脚，說今天晚上还要演习！他急忙从鋪上爬起来，觉得班长打來水让自己洗脚，这太不象話了。还不等班长一把拉住他，他便跑出去自己打水了。

在黃誠洗脚时，副班长也正坐在他的对面洗脚。黃誠才把袜子脫掉，副班长不由得吃惊地喊了起来：

“哎呀！你的脚怎么肿成这个样子了？！”

这一喊全班同志都圍了上来，只見他的腿和脚肿的又紅又粗，脚板上挤滿了白色的大水泡。当时不知道黃誠覺得怎么样，大家只覺得自己的脚直发痛！可是黃誠却笑着用毛巾把脚遮起来，紅着臉說：

“鍛炼一下，以后再行軍就好了，这没有什么！”

副班长却有些埋怨地說：

“昨晚上要你的枪，你为啥不給我？真是！”說着，他把才洗淨了的脚从盆子里拿出来，連鞋袜也沒顾得穿，便跑过去从挂包里拿出来一根蜡烛，一根針，几根馬尾，准备給黃誠治脚。班里的同志們也都为他的一双脚忙开了。黃誠感动得差一点掉下泪来，可是他却不知道这时全班同志也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黃誠的脚才洗完，泡也放了水，穿好了袜子，正穿鞋，班长又从外面提进来大半桶开水說：

“大家喝水吧，喝完快休息，要是晴天，太阳已經老高了！”

黃誠覺得这个班长真好，自从到目的地，他还没休息过哩，便决定今后要是从野外演习回来，自己一定得帮助他做些事情！他正想着，只听得班长說：

“該誰上哨，去把五班的哨換了，其他不喝水的就睡覺！”

黃誠还不等班长的話說完，便把子彈帶往身上一背，提起枪就往外跑。他才跑出門，全班同志就一齐喊了起来：

“你休息吧，还不該你的哨！”

“早該我的了，反正我是第一次站哨，排到誰后面都一样！”他一边跑一边回答着，一轉过弯不見了。

四

部队在冰天雪地里，整整演习了一个月。黃誠在这一